图书馆外国文学基本典藏——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

⑰

叙事纪行卷

（五）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 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6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ISBN7 – 80176 – 024 – 7

Ⅰ.外… Ⅱ.北… Ⅲ.散文 – 文学评论 – 世界 Ⅳ.I10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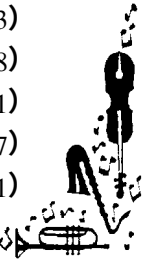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735 号

（配图）外国散文基本解读

编 著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版发行：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　　址：（100089）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184.5 万字
印　　张：117.625
版　　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7 – 80176 – 024 – 7
定　　价：324.00 元（全套 20 册）

目　录

请原谅我们……（1）
柔弱的人……（7）
前妻 ……（10）
铁圈 ……（13）
公理 ……（17）
今天星期几 ……（21）
电话 ……（23）
多余的最后一句话 ……（24）
唉！太不关心人了 ……（28）
一瞥 ……（31）
初次登台 ……（33）
假面舞会 ……（37）
仁爱之心 ……（43）
动人心弦的故事 ……（47）
人们背着人的时候 ……（51）
浪迹天涯的缪斯 ……（54）
最幸福的一天 ……（57）
荷包 ……（63）
禁忌 ……（68）
湖畔奏鸣曲 ……（71）
最温柔的那一刻 ……（77）
那顶为爱而抢的帽子 ……（81）



史蒂芬娜的选择 …… (87)
熊的故事 …… (95)
一个神话般的聚会 …… (98)
神奇的警服 …… (104)
邮局前的情思 …… (109)
一只白鹭 …… (113)
出狱者 …… (117)
信任 …… (123)
天知地知 …… (126)
善有善报 …… (129)
与猩猩谈判 …… (132)
一件丝裙的故事 …… (139)

请原谅我们

●〔苏〕尤·瓦·邦达列夫

爱,不管多么遥远,它总是在那里,就像星光那样永远地遥远,又是这么地近。

——〔德〕奥恩托

晚上 7 点多钟,巴维乐·戈奥尔基耶维奇·沙丰诺夫朝火车站走去。当他走到无轨电车站附近,抬头看到了自己读中小学的学校——一栋黑沉沉的 4 层楼房。这楼房依然伫立在老地方,和童年时候见到的一样,和许多年前一样。



这就是他坐在书桌旁度过许多学习时光的地方,他带着激动而又好奇的心情看着这座昏暗的楼房,突然发现右边角落里射出红色的灯光。难道还是玛丽雅·彼得洛夫娜住在那儿?玛丽雅·彼得洛夫娜是他小学时候的数学教师,以前就住在这里。他怎能不马上想到她呢?要知道,他曾经是她最宠爱的学生,玛丽雅老师确信他在数学方面前途无量。沙丰诺夫沿着林荫道走过去。他与老师多年不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她现在是否还住在这儿？是否还活着？如今怎么样啦？记忆中有多少事情同玛丽雅·彼得洛夫娜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啊！沙丰诺夫小心翼翼地上了台阶。他想敲门，但是门开着，走进去一看，房间里没有人。

在他的身后有人说话："是谁在那里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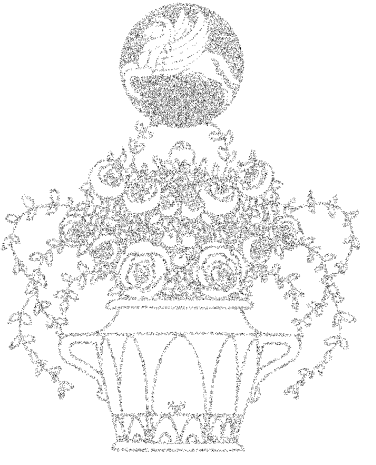
沙丰诺夫回头一看，在门口站着一位个子不高的清瘦女人，他立刻便认出是玛丽雅老师。

沙丰诺低声说："玛丽雅·彼得洛夫娜，您认不出我啦？"她就像对待学生家长那样，用严肃而有礼貌的声调说："请进来。"

"您还认不出我？玛丽雅·彼得洛夫娜，我是……"

她用几秒钟的功夫从上到下地仔细打量着他，稍带惊恐地说："帕沙，沙丰诺夫……帕沙！请坐，请坐，坐到这儿来，坐到桌子前边来，帕沙！是你来啦！"

沙丰诺夫高兴而窘困地说："是我，是我，我这就过来。"顺手把斗篷和帽子挂在衣架上。他看到衣架上只挂着玛丽雅·彼得罗夫娜的一件大衣。



他想同玛丽雅·彼得罗夫娜握手，但是他没有握，因为与母亲见面时足不握手的。

他们在桌旁坐下。

玛丽雅·彼得罗夫娜立刻重复着说："太好啦！帕沙是你来啦！实在认不出你啦，你是出差来办事的吗？"他回答说："我是路过这里。"他没有说自己是从南方度假回来，因为这些好像不太方便，也显得轻浮。

“我们现在就喝茶。等一等,等一等。我们现在一起喝茶……”。

他本不想喝茶,只想就这么坐着,看看老师,想同她聊聊,谈一谈……可是玛丽雅·彼得洛夫娜拿起茶壶。

“我马上就来,帕沙,请原谅我不客气地用爱称叫你,你现在已经是……”

还没有说完,她走进了厨房,巴维尔·戈奥尔基耶维奇四面观看,玛丽雅老师和战前一样,孤身一人住在这间只有一扇朝花园的小窗的屋子里。一切都和原来的一模一样:桌子、床铺、宽大的书橱,桌子上摆着墨水瓶、作业本,旁边还放着一支红铅笔。

玛丽雅·彼得洛夫娜拿着茶壶走进来,高兴地说:“好啦!帕沙,先谈谈你自己。你现在干什么?干得怎么样?不过,关于你的事,我可知道得不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你写的书我也读过。你结婚了没有?”她急急忙忙地提了一大堆问题。沙丰诺夫回答说:“我已经结婚了,玛丽雅·彼得洛夫娜老师。”

她甜蜜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幸福吗?”他回答说:“好像挺幸福,我有一个儿子。”



她还没有完全听清楚,接着又说:“好啊!工作怎么样?你在搞什么设计?”“我在搞新型结构设计。”“搞得怎么样?成功了吗?”“暂时还不知道。玛丽雅·彼得洛夫娜,咱们还是谈谈过去、说说学校吧……”

“我很清楚地记得你们班是战前的班级,有一群顽皮的有才能的男孩子。我还记得你同维佳·斯涅基列夫之间的友谊。”

“玛丽雅·彼得洛夫娜,还记得您给我的代数打过 2 分吗?好像是在 7 年级的时

候。”

“记得,那是因为你没做作业。数学这门课你学得特别好。但是你很懒。”

她往茶杯里倒入茶水,放进茶匙,想了一下问道:“还记得米沙·舍赫切尔吗?”

“当然记得!我很羡慕他。我们在课堂上还读过他的作文呢!在这方面,我可一点儿也不行。”

“他当上了记者,”玛丽雅·彼得洛夫娜慢慢地说,“到全国各地去出差,还出国。我经常看到他写的文章,也常常看到他。”

“他来过吗?”

“没有。”

“是啊!我们有各奔东西了。”沙丰诺夫接着说,“听说维佳·斯涅基列夫在乌拉尔当厂长。玛丽雅·彼得洛夫娜,有谁来看过您吗?你遇到过我们班的同学了没有?您见过戈里沙·沙莫依洛夫吗?他当了演员,还记不记得您对他说过他很有才能?”

“帕沙,我只是在电影里见到他。”

“难道他没有来过吗?”

玛丽雅·彼得洛夫娜没有正面回答巴维尔·戈奥尔基耶维奇。沙丰诺夫低声重复地说:“玛丽雅·彼得洛夫娜,维佳·斯涅基洛夫没有到您这儿来过?他去年好像来过这



里。”

“没有。没来过。”

“玛丽雅·彼得洛夫娜,我很想知道,有没有谁给您写过信?”

“没有,帕沙,’她说,“西比尔采夫经常到我这里来,他生活很不幸。他经常来。”

沙丰诺夫不太记得这个同学。这个男孩好像不爱讲话,很胆怯,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

“记不太清楚了。’他耸耸肩说,“我忘了。”

“很不好。’玛丽雅·彼得洛夫娜说。

师生二人都沉默不语。听了这最后一句‘很不好”,沙丰诺夫感到很不自在,他理解出双重含义。在默默无言中,他看到玛丽雅·彼得洛夫娜正住书橱里看。他也跟着看书橱,在第一排书架上发现了他写的关于飞机制造方面的书。

“玛丽雅·彼得洛夫娜,在您这里有我写的书?’巴维尔·戈奥尔基耶维奇说完,立刻停住嘴,他记得他并没有把这书寄给老师。

“是的,我读过啦。”



沙丰诺夫站起来,把自己写的书从书橱中拿出来,很难为情地说:“玛丽雅·彼得洛夫娜,我在书上给您签个字,可以吗?”

突然,从书中掉出张小纸片,他急忙拣起来,原来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他自己的相片。他回过头凝视着玛丽雅·彼得洛夫娜。

“很不错的一本书。我很有兴趣地读完了它。帕沙,这张相片是从《真理报》上剪下来的。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还给你拍了一个封贺电。”

他羞愧内疚地记起,两年前在收到的许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贺电中确实有老师打来的电报。尽管给别人回了电但没有给她回电。

沙丰诺不记得在书上写上些什么话，但是他清楚地记得他和老师是怎样分手告别的。玛丽雅·彼得洛夫娜走出来送他。他沉默无语，老师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突然问道："帕沙，告诉我，在你的著作中有没有一点点我的劳动？"

"玛丽雅·彼得洛夫娜，您说到哪里去了呀？"他喃喃自语地说："如果不是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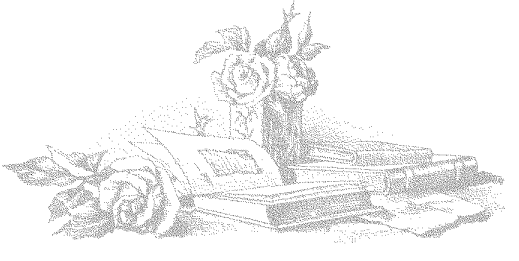
她直接看着他的眼睛说道："你以为我不高兴吗？"不，像你这样的贵客到我这里来过，我明天就讲给我的学生们听……去吧，帕沙，祝你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你幸福……"

他们分手了。他很快地走进公园的小路。回头一看，玛丽雅·彼得洛夫娜还站在台阶上。

回莫斯科的路上，沙丰诺夫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心中充满火辣辣的羞愧感。他想到维佳·斯涅基列夫，想到舍赫切尔，想到沙莫依洛夫，想到多年前一起学习过的所有同学，希望得到他们的通信地址。随后，他又想给玛丽雅·彼得洛夫娜老师写封信，但是他惊讶而无比羞愧：他竟不知道老师家的门牌号码！

当火车停到一个大站的时候，沙丰诺夫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车厢，按学校的地址给玛丽雅·彼得洛夫娜拍了一封电报。电报中只写了这样5个字：

请原谅我们。



柔弱的人

〔俄〕安东·契诃夫

前几天,我曾把孩子的家庭教师尤丽娅·瓦西里耶夫娜请到我的办公室来。需要结算一下工钱。

我对她说:“请坐,尤丽娅·瓦西里耶夫娜!让我们算算工钱吧。您也许要用钱,你太拘泥礼节,自己是不肯开口的……呶……我们和您讲妥,每月三十卢布……”

“四十卢布……”

“不,三十……我这里有记载,我一向按三十付教师的工资的……呶,您呆了两月……”



“两月另五天……”

“整两月……我这里是这样记的。这就是说,应付您六十卢布……扣除九个星期日……实际上星期日您是不和柯里雅搞学习的,只不过游玩……还有三个节日……”

尤里娅·瓦西里耶夫娜骤然涨红了脸,牵动着衣襟,但一语不发……

“三个节日一并扣除,应扣十二卢布……柯里雅有病四天没学习……你只和瓦里雅一人学习……你牙痛三天,我内人准您午饭

后歇假……十二加七得十九，扣除……还剩……嗯……四十一卢布。对吧？”

尤里雅·瓦西里耶夫娜左眼发红，并且满眶湿润。下巴在颤抖。她神经质地咳嗽起来，擤了擤鼻涕，但——一语不发！

“新年底，您打碎一个带底碟的配套茶杯。扣除二卢布……按理茶杯的价钱还高，它是传家之宝……上帝保佑您，我们的财产到处丢失！而后哪，由于您的疏忽，柯里雅爬树撕破礼服……扣除十卢布……女仆盗走瓦利雅皮鞋一双，也是出于您玩忽职守，您应对一切负责，你是拿工资的嘛，所以，也就是说，再扣除五卢布……一月九日您从我这里支取了九卢布……”

“我没支过！”尤里雅·瓦西里耶夫娜嗫嚅着。

“可我这里有记载！”

“呶……那就算这样，也行。”

“四十一减二十七净得十四。”

两眼充满泪水，长而修美的小鼻子渗着汗珠。令人怜悯的小姑娘啊！

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有一次我只从您夫人那里支取了三卢布……再没支过……”

“是吗？这么说，我这里漏记了！从十四卢布再扣除……呐，这是您的钱，最可爱的姑娘！三卢布……三卢布……又三卢布……一卢布再加一卢布……请收下吧！”

我把十一卢布递给了她……



她接过去,喃喃地说:

“merci(法语 谢谢。)”

我一跃而起,开始在屋内踱来踱去。憎恶使我不安起来。

“为什么‘谢谢’?”我问。

“为了给钱……”

“可是我洗劫了你,鬼晓得,这是抢劫!实际上我偷了你的钱!为什么还说!谢谢’!”

“在别处,根本一文不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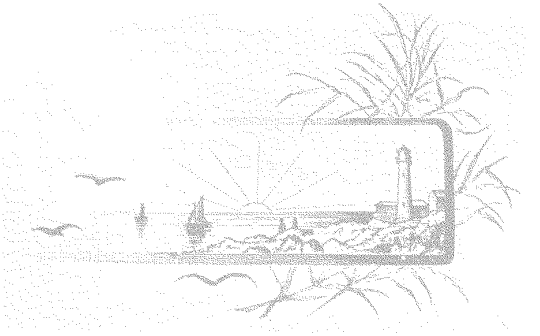
“不给?无怪啦!我和您开玩笑,对您的教训是太残酷了……我要把您应得的八十卢布如数付给您!呐,事先已给您装好在信封里了!可是何至于这样怏怏不快呢?为什么不抗议?为什么沉默不语?难道生在这个世界口笨嘴拙行吗?难道可以这样软弱吗?”

她苦笑了一下,而我却从她睑上的神态看出了一答案,这就是“可以”。

我请她对我的残酷教训给予宽恕,跟着把使她大为惊疑的八十卢布递给了她。她羞羞地过了一下数就走出去了……

我看着她背影,悟想道:

“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权势的强者,原来如此轻而易举!”



前妻

●〔苏〕鲍里斯·克拉夫琴柯



他每天都要收到家里人送来的与众不同的东西。

他满意地笑了,搓搓手说:

“这就是说,我找的女人好。”

医院里定量配给的食物大家都吃腻了,因而,他用家里人送来的美味可口的馅饼来款待我们。他不知多少次给我们讲述了他与前妻离异的经过,原因是她爱挑他的毛病,一点也不理解他。

“然而,”他向上伸出一根又短又粗的像小灌肠一样的手指头

说;“在她身上,有着某种人道主义气质,她拒绝接受抚养费。”

他这一段经历大家都听得厌烦了,但他款待我们的食物,我们照样是要吃的。

“只过了一个月,我就结识了另一个女人,她叫菲古尔卡。靠上帝保佑!还没有登记,我们就同居了。话又得说回来——登记也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一般来说,我是赞成废除这种形式的。如果一定要登记,那我也主张采取日本的做法。一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都由你自己决定。要是双方觉得合适,那就来吧,那就终生为伴,白头到老。”

“没有这种做法,”不知谁持怀疑的态度,“不能这样草率,生活就是生活。”

“我骗你干吗?我亲自读到过,只是记不起来在哪本书上。”

“你讲点关于你新婚妻子的事情给我们听吧,”我说,“你有一位这么好的天使。”

“嗯,天使倒说不上,可是,女人就应该这样。”

“那为什么她连一张便条也不给你写来呢?随便写几句,表示一下关心也应该呀!”





我们面面相觑。这也是真的,近半个月来,没有任何人给他送来过一张便条。他十分窘迫地环视了我们一遍,就转身向着墙里了。

每天从中午 12 点开始,是病房向我们转交探访物品的时间。今天他第一个收到了家里送来的物品。他看看我们,于是请求护士说:

“劳驾,姑娘,请告诉她,要她给我写几句话,随便写些什么都行。再

告诉她，我真想她呀。”

“好的。”

“你们等着瞧，”他说，“马上就会送来便条的。”

不久，护士就回到了病房。

“她说，没有什么好写的，只是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不知是谁轻声笑了一声，他的脸立即就红了。

“您那一位真好，”护士安慰他道，“每天都送东西来，您还觉得不够吗？你们男人就是不知足！也真是难为她，大热天从老远跑来，况且，她还那么胖……”

“谁那么胖？”他连忙追问，“您大概把人搞错了吧，姑娘！”

护士噗哧一声笑了。她说：

“您到窗口来看。不就是她吗？”

他走到窗口，我们也跟着走去。

一位个儿不高、身体肥胖的妇女，正走到住院大楼前的院子里。她低着头，步履从容，手中拿着一个网袋。

“多么轻盈优美的体态呀！”我笑着说。

他未置一词。拖着脚步沙沙作响地走回床边，躺下了，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

“这是我的前妻。”

铁　圈

●〔俄〕索洛杜布

一天清晨，一位妇人带着一个4岁的小男孩在郊区的街道上散步。那孩子天真活泼，面色绯红。那妇人年龄不大，穿着考究。她一边幸福地微笑着，一边细心地照看着自己的儿子。孩子正在滚着一个黄色的大铁圈，他穿着短裤，挥动着棍棒欢快地笑着，跟在铁圈后面跑。他把棒子举得高高的，本来没有那种必要，可他就是那么做的。

真开心！方才他还没有铁圈，可是现在有了，真叫人高兴！



一个双手粗糙、衣服褴褛的老头，身体紧靠栅栏站在十字路口，好让那女人和小孩走过去。老头用那昏花的两眼凝视着孩子，脸上露出呆痴的笑容。

“一个富户人家的公子，”老头心里思忖道，“是个好孩子，你看他多么天真可爱，毕竟是阔人家的孩子！”

有些事情他不能理解，有些事情他似乎感到很奇怪。孩子是需要好生管教的，不然就有被惯坏的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